



乃元青花成熟时期的代表作。明永乐、宣德青花（1403—1435）多用苏勃泥青，常见“铁锈斑痕”；宣德青花数量大、品种多、影响广，故亦有“青花首推宣德”之说。清康熙年间，青花瓷的烧制技术已攀至巅峰，雍、乾时期，青花瓷呈衰颓之相，粉彩纹章瓷（欧洲大客户希望在瓷器上印出自家的族徽纹样及欧洲色彩的花纹）开始占据C位。青花彩瓷取代了青花瓷，衍生出青花五彩、孔雀绿釉青花、豆青釉青花、青花红彩、黄地青花、哥釉青花等诸多品种。

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的漫长岁月里，历代工匠制作陶瓷器皿时采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，大致差不太多。如今，“黑科技”赋能、面目陌生的新型陶瓷（高温高强度陶瓷、透明陶瓷等），又在工业技术领域大显身手，当然，这些都是题外之话了。

文心不止

一部陶瓷史，半部中国史。而百色千姿、情趣盎然的瓷器兼具着“功能性”与“文明符号”的双重身份，其“器以载道”的进化流程，自是窥探国人观念与审美流变的一个切口。

我们为眼前的斑斓而炫目——

白釉之纯，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；青釉之净，“雨足郊原草木柔”；酱釉仿佛“玉碗盛来琥珀光”；黄釉好似“摘尽枇杷一树金”；黑釉刹那穿越“乌衣巷口夕阳斜”；绿釉沉浸指向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；蓝釉是“影落明湖清黛光”；红釉在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……

自然之景幻化凝结，釉色为陶瓷披上羽衣霓裳。丝绒般细腻内敛的质感，恰恰契合古典美学所推崇的含蓄蕴藉、淡泊虚静、深邃和谐。这不单单是古法配方的精益求精，更关联着窑炉结构改进、烧成温度控制、施彩工艺创新等复杂技术全流程环节的协同升级，是智慧与性灵的完美交融。



这件黑釉鸛鸕斑碗出自定窑。

我们还听见了故事的回声——

博物馆里的宋代兔毫盏说：“原是福建建窑瓷，龙窑里的高温让釉料析出‘兔毛’般的纹路。此非巧合，是宋代工匠算准了窑温、釉料配比方烧出的‘曜变’奇迹。宋人用本盏斗茶时，茶汤在纹路上泛着白沫，所谓‘茶白宜黑’，对上了士大夫的风雅脾性，最为他们津津乐道。”

17世纪赤壁赋图纹饰的青花瓷碗残件则表示：“余身所绘，宋明以来艺术的重要主题，慕古之风盛行，赤壁赋图渐成时尚的符码。该图不但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艺文意象，东北亚朝鲜半岛古亦有之。从日本禅僧文献可以推测，早在14世纪后期，类似意象的书画作品业已出现。日本于17世纪开始烧造以赤壁赋图为主题的瓷器，这点是没有疑问的。”

唐肃宗上元元年（760年），杜甫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盖了几间茅屋，结束了此前数年的流离转徙。生活暂时安定，他看到韦生家有件邛窑白碗，心痒难耐，遂忍